

# 幻夜

げんや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公司

014001125

I313.45

314-2

# 幻夜

げんや

〔日〕 东野圭吾 著

李炜 译



I 313.45

314-2

南海出版公司



北航

C16889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夜/[日]东野圭吾著;李炜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0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6623-9

I. ①幻… II. ①东…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21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187

GENYA

by Keigo Higashino

Copyright © 2007 by Keigo Higashin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幻夜

[日]东野圭吾 著

李炜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锐 翟明明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98千

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2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7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623-9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014001152

日本著名作家。

1993年，凭《恋文》获得第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擅长形写作。

1999年，《恋文》获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此后《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等作品相继出版。

西人用直木奖。

2005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获得第1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解忧杂货店》是继《嫌疑人X的献身》之后，东野圭吾的另一部力作。

《解忧杂货店》在出版后，迅速登上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2008年，《流星之绊》获第13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2009年出版的《解忧杂货店》获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作品1名。

2012年，《解忧杂货店》获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文艺奖。

早期作品多为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

后期，文字愈发成熟，叙述风格更趋细腻，情节构思也更见成熟。

其作品结构几无漏洞，且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是推理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其作品结构几无漏洞，且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是推理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设计：张 磊 黄晓明

设计：张 磊 黄晓明

## 第一章

### 1

昏暗的工厂里，机床的黑影排成一排。那样子让雅也想到夜晚的墓地。不过，老爸要进入的坟墓并没有如此气派。黑影们看上去就像失去了主人的忠实奴仆。它们也许正和雅也怀着同样的心情，静静地迎接这个夜晚。

雅也把盛着酒的茶碗送到嘴边。茶碗的边缘有个小缺口，正好碰在嘴唇上。喝干后，他叹了口气。

旁边伸过一个酒瓶，把酒倒入他的空茶碗里。

“以后在各方面都会有困难，但不要气馁，加把劲儿吧。”舅舅俊郎说。覆满他整个下巴的胡须已变得花白。他的脸红红的，呼出的气息有股烂柿子味。

“也给舅舅添了不少麻烦。”雅也言不由衷地说。

“这倒没什么。我担心你以后怎么办。但你有一技之长，应该不愁找工作。听说西宫的工厂已经录用你了？”

“是临时工。”

“临时工也行。这年头有个饭碗就不错了。”俊郎轻轻拍了拍雅也的肩膀。雅也对他这样触碰自己感到不快，但还是讨好地冲他笑了笑。

灵台前还有人在喝酒，是与雅也的父亲幸夫关系最亲密的三个人——建筑队老板、废铁商和超市老板。他们都喜欢打麻将，经常聚在雅也家里。生意好的时候，五个人还曾一同出游釜山。

今晚守夜，露面的只有这三个人和几位亲戚。雅也没有通知太多的人，人少也是理所当然，但雅也认为就算都通知了也不会有太大差别。那些客户就不用说了，同行们也不可能来，就连亲戚们都是上完香便匆匆离去，似乎生怕待久了雅也会开口要钱。亲戚中留下的只有舅舅。至于他不回去的原因，雅也心知肚明。

建筑队老板把瓶里的酒喝光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瓶酒，剩下的只有俊郎像宝贝似的抱在怀中的那瓶了。建筑队老板一边慢慢舔着杯中只剩三分之一的酒，一边望着俊郎。俊郎一屁股坐在炉子旁，一边啃鱿鱼干，一边独酌。

“我们该告辞了。”废铁商先提了出来。他的杯子早就空了。

“是呀。”另外两个人也慢慢抬起了屁股。

“雅也，那我们回去了。”建筑队老板说。

“今天各位在百忙之中还专门过来，真是太感谢了。”雅也站起身低头道谢。

“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管说，会帮你一把的。”

“是啊，以前也受过你们家老爷子的关照。”一旁的废铁商说。超市老板默默地点点头。

“你们这番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届时还请多多关照。”雅也再次低头致意。三个明显见老的人也点头回礼。

他们走后，雅也锁上门回到屋里。和工厂相连的正屋里，只有一间六叠大的和室和一间狭小的厨房，二楼还有两间相连的和室。三年前母亲禎子病死前，雅也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在摆放灵台的和室里，俊郎还在喝酒。鱿鱼干似乎已经吃完了，他正把手伸向建筑队老板等人留下的花生米。

雅也开始收拾零乱的东西，这时俊郎怪声怪气地说：“说得倒好听。”

“啊？”

“前田那老家伙。说什么能做到的尽管说，会帮忙的。真是口是心非。”

“那不过是客套话。他们手头也很紧。”

“那倒不是。就说前田吧，通过接些小活，倒是挣了不少小钱。我觉得按说他能帮你爸爸一把。”

“我爸并没想依靠那些人。”

俊郎闻言冷哼了一声，歪歪嘴角说：“怎么会呢，你什么都没听说？”

俊郎的话让雅也停下了正在擦盘子的手。

“手头没钱偿还买车床的贷款时，幸夫最先想到的就是和那三个人商量。但是，他们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全都关门不见。那时候哪怕有人拿出一百万日元，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舅舅，这事你听谁说的？”

“你爸爸。他曾生气地说，生意好的时候都笑眯眯地围在身边的那些人，一旦生意衰落，立刻态度大变。”

雅也点点头，又开始收拾。这事他第一次听说，但并不意外。他原本就不信任那三个人，已去世的母亲也讨厌他们。母亲的口头禅是：“不管跟谁一起出去都一样，买单的总是你爸。”

“肚子饿了。”俊郎嘟哝着。一升装的酒喝光了，盘子里的花生也没了，雅也把空盘子放到托盘上。

“还有什么吃的吗？”

“馒头倒是有。”

“馒头呀。”

雅也斜瞥了一眼皱着眉头的俊郎，然后把放着脏碗盘的托盘端到厨房，放进水池。水池马上被塞满了。

“雅也，问你点别的事。”身后传来说话声。雅也扭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俊郎已站在厨房门口。“和保险公司谈过了吗？”

终于说到正题了。雅也心里这样想，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是摇了摇头：“还没有。”他插上烧水器的开关，从里面倒出热水，开始洗餐具。水

原家的房子建于四十年前，没有可以直接出热水的设备。

“你已经联系了吧？”

“忙这忙那的，还没顾上。这时候如果保险公司来人，反而麻烦。”

“也许是这样，但还是尽早办理为好。手续办迟了，赔付也会相应推迟。”

雅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清楚俊郎的用意。

“有保险证书吧？”俊郎说。

雅也的手停了一下，随即又开始刷盘子。“有。”

“能让我看看吗？”

“嗯……过会儿拿出来。”

“我想确认点事情。这些东西明天刷就行，现在马上拿给我看看。要不然告诉我在哪儿，我自己去拿。”

雅也叹了口气，放下了满是泡沫的海绵。

和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小茶柜。那是父母结婚后不久买的东西，年代相当久远了。柜子最下方的小抽屉里放着一个蓝色文件夹，里面仔细收放着寿险、火灾保险和车险等合同资料。母亲最擅长这类需要细心周到的工作。雅也觉得，母亲死后，工厂才开始出现经营漏洞，尽管以前只要母亲对工作提出意见，父亲都会大发雷霆，说女人不该插手工作的事。

“三千万日元呀，果然。”俊郎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看了看文件夹。他有些不满，或许因为金额比预想的要少。

“听说是从银行贷款时被要求入的保险。”雅也说。

“扩大工厂规模的时候吧？”

“嗯。”

那是一九八六年，正是整个日本都头脑发热的时期。

俊郎点点头，合上了文件夹。朝着半空吐了几个烟圈后，他对雅也说：“剩下的借款还有多少？”瞬间，他混浊的眼球似乎亮了一下。

“大约是……两千万。”

上周和债权人进行了商议。当时雅也也在场。

“那么，就算把钱全还了，也还能剩下一千万。”

“算是吧，但不清楚实际会怎样，也不知保险金会不会全额支付。”

“肯定会支付，又不是死于非命。”

雅也沉默着。他想说，不是死于非命还是什么？

“雅也呀，估计你也听说过……”俊郎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

雅也已猜到他会拿出什么东西。不出所料，俊郎掏出一个茶色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在雅也面前展开。

“你妈妈去世前——那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说是需要一大笔钱，过来求我，我呢，就给她凑了四百万。后来经济不景气，我也不好意思催亲姐姐还钱，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可是，我的生意也不行了。”

俊郎以神户和尼崎为中心做眼镜和钟表的批发生意，全都批发给了镇子上的小零售商，整日从早到晚开着小货车四处奔波，凭借多销提高收益。泡沫经济崩溃后，他的收入明显减少，那些小零售店已经没了再进货的能力。但俊郎资金周转紧张，原因不仅如此。雅也记得以前母亲曾说过，俊郎炒股赚了不少钱，尝到甜头后，就再也不想努力工作了。

“我真不想说这些事。”俊郎愁眉苦脸地搔着头，“我也借了钱，而且是高利贷。如果一直不还，不知他们会怎样对我，说实话，我很为难。”

“嗯，我明白。”雅也点点头，“别处的借款清算完后，会把钱还给舅舅。”

“是吗？你能这样说，我就得救了。”俊郎龇着黄牙笑了，“对方不是一般人，他们也知道我借给你们家钱了。所以，如果我无法还钱，他们就会让我交出借条，最终还会给你添麻烦。我一直左右为难。”

“肯定会还您。”雅也又说了一遍。

“呃……太好了。在这种时候，真不好意思。”俊郎摆出一副过意不去的面孔，指间夹着香烟，双手交叉以示歉意。

喝光仅剩的一点啤酒后，俊郎说困了，就上了二楼。他以前经常来

这里，对哪个壁橱里放着待客用的被褥了如指掌。

竟然说妈妈去求他，借了一大笔钱！

父亲说过借钱的经过。父母在俊郎的唆使下买了投机股票，不，确切地说是被卷入了俊郎操作的投机。俊郎说由他先垫上，让幸夫写下借条，好像还说借条没有太大意义，只是形式上的。幸夫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妻弟所骗。事到如今，就连俊郎是否真的在买卖投机股票都让人怀疑。

雅也转向殡仪馆推荐的最便宜的棺材，盘腿坐下。父亲的遗像看上去一脸虚无。可以想象他临死前肯定也是这副表情：失去了一切，绝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雅也站起身，打开通向工厂的玻璃门。冰冷的空气迅速包裹了全身，他打了个冷战，穿上拖鞋。水泥地面像冰一样寒冷，四周弥漫着刺鼻的机油和灰尘的气味。他不喜欢，但从小就已习惯。

他抬头仰望房顶。钢骨的房梁横贯左右。尽管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他却能在心里描绘出房梁上生锈及油漆脱落的样子。其中一块酷似日本地图。

就在前天晚上，雅也回到家，发现在那日本地图的正下方垂着绳子，父亲吊在那儿。

## 2

亲眼看到吊在钢骨下的父亲时，雅也竟然没感到震惊。不，不能说完全没有。他扔掉了手中的超市购物袋，慌忙跑到父亲身边。站在寒冷彻骨的工厂里，仰望着已彻底不动的父亲遗体，“该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的想法确实从他脑中一掠而过。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在不久的将来到来，却从未多想。

身体还在颤抖，雅也披上了挂在墙上的防寒夹克。这件衣服对身高足有一米八的他来说有些短小，相反，不足一米六的幸夫穿上则过

于肥大。

他把手伸进口袋，手指碰到了烟盒。取出来后，发现里面还塞着一  
次性打火机。还有几根香烟，也许是幸夫剩下的。

雅也叼起一根有点弯的烟，点着火，一边望着工厂里贴的写有“禁  
止吸烟”的纸条，一边吐出烟雾。那是还有工人的时候贴的。只剩下父  
子二人干活时，父亲开始叼着烟站在机器前。

父亲遗留下的香烟潮了，特别难吸。雅也抽掉三分之一，便扔进了  
父亲用来当烟灰缸的空罐子。

雅也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一台机器前。那是一台放电加工机，正  
如它的名字，是靠放电现象将金属加工成特定形状的装置。它很特殊，  
而且价格高昂，在一般的街道工厂里很少见。刚买入的时候，父亲曾雄  
心勃勃地说：“不论什么时候有人委托咱们造模型，都不用担心了。”他做  
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几年后，这类工作锐减。

机器旁边有一个小橱柜。雅也打开柜门，取出一只蒙着一层薄灰的  
长方形玻璃瓶。他用袖子擦了擦灰尘，依稀能看到“Old Parr”的字样，  
一摇，发出了液体的声音。

“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从没听说过！”那时，雅也的话把周围的工  
人们都逗笑了。只有一个人满脸认真——父亲幸夫。

“不，我刚听说时也觉得肯定是骗人。但那是制造厂的人说的，断言  
加工速度能提高二三成。”

“肯定是别人骗你玩呢。喂，老爸，别试了，多可惜呀。”

“不试怎么知道。”幸夫说着把 Old Parr 里的液体咕嘟咕嘟地倒了出来。

加工槽里原本有油，使机器放电，但幸夫不知从哪儿听说，往油里  
加入威士忌能提高加工速度，而且威士忌越高级，效果越好。没过多久，  
幸夫就发现自己被人耍了。看着左思右想的他，雅也等人捧腹大笑。好  
长一段时间，机器周围都散发着威士忌的气味。

雅也打开瓶盖，直接对着嘴竖起了瓶子。倒入口中的黏稠液体和那  
时的味道一样。

约五年前，泡沫经济正处于高峰期。

幸夫竭力想把水原制造所发展成规模更大的工厂。靠一台二手车床起家的制造所，由于赶上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金属加工厂。幸夫的梦想是实现进一步的飞跃，直接从大企业接到订单。如果只接双重承包业务、三重承包业务，工厂没有发展前途。幸夫经常这么说。

在那之前，雅也一直在家电制造厂的机械部工作，制造生产设备。那时他从技校毕业已两年了。幸夫提出让儿子辞去工作在家里帮忙，因为他有一定的把握。当时经营状况确实良好，雅也丝毫没有担心。

但现在回过头去看，不能否认那个时候相当勉强。出口产品大部分在当地生产，在这种潮流下，东南亚逐渐成为竞争对手。日本的承包企业想要有活干，就被迫大幅削减成本。

那时几乎没有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有的只是浮夸的数字。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而在银行的花言巧语下积极进行设备投资或扩大规模。所以，雅也并不想只责备父亲。当时大家都很浮躁，并错误地认为这种盛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即便如此，回顾这两三年业绩的下滑情况，雅也仍有些头晕目眩。最初认为只是今明两天没有工作，接下来觉得只有自己这一行没活干了，之后才发觉不对——也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当觉察到原来是日本的产业整体下滑时，已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了。

经过再三恳求，才从有长期业务往来的公司要到一点订单，但仅勉强够维持生计，无法指望还清巨额贷款。上个月水原制造所只生产了一个高频淬火用的线圈，先把铜管敲打加工，然后焊接，值不了几万元。今年过年连年糕都没买。

水原父子几天前和债权人商议，决定了水原制造所的命运。他们手头一无所剩，今后需要决定的只是什么时候搬出去。

“走投无路了。”债权人走后，坐在工厂角落里的幸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本就身材矮小的他曲着背，让雅也联想到枯萎的盆栽。

已经猜到父亲会自杀，却故意不去想？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是故意假装没有注意到父亲将自杀的迹象。装给谁看呢？不是别人，正是雅也自己。如果注意到了，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父亲自杀，是身为儿子应尽的义务。

注视着父亲潦倒的背影，“干脆死掉算了”的想法从雅也心中掠过。他知道父亲入了寿险。因此，看到父亲上吊身亡时，他最真实的想法是“这下总算解决问题了”。

威士忌喝光了。雅也把瓶子扔到地上，方形的瓶子只滚了半圈就停下了。看了看墙上的钟，天快亮了。

雅也刚要回屋睡觉，脚掌突然受到冲击，一下没站稳，趴在了地上。

地板伴随着轰响声开始剧烈地起伏震动。他惊讶地环顾四周，但还没看清楚，身体已经像从斜坡上滚落下来似的滚起来。

雅也撞到墙壁，停了下来，地面的摇晃依然没有停止。他马上抓住了身边的钻床。四周的情景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钢筋支撑的墙壁开始大幅度弯曲，挂在墙上的黑板、钟表、工具架全掉了下来，在半空中飞舞，足有几百公斤重的加工机器的支架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头顶上传来断裂声，紧接着落下无数板片。屋顶塌了。

雅也根本无法动弹。当然也有恐惧的因素，但过于剧烈的晃动使他无法站立。他凑到钻床边，双手护住脑袋。地面一刻不停地震动，沙尘暴般的东西向他全身扑来，时不时传来爆破般的声响。

他透过指缝看了看正屋。从洞开的大门看到了父亲的棺材，棺材已从架子上滑下。灵台已面目全非。

紧接着，巨大的块状物体落了下来，房屋随之消失。刚才还摆放灵台的地方瞬间已变成一堆瓦砾。

雅也不太清楚晃动持续了多久，四周总算平息下来后，身体却依然感觉晃动尚存，恐惧也没有消失。他在原地蹲了很久，之所以决心站起身，是听到有人喊“着火了”。

雅也环顾四周，提心吊胆地站起来。工厂的墙壁几乎已全部倒塌，其中一部分是向内倾倒的，幸好结实的加工机器保护了他。他的防寒夹克上四处撕开了口子，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重伤。

从已没有墙壁的工厂里走出来，看到周围的情景，雅也惊呆了。街道消失了，原本在对面的菜饼店和旁边的木房子全被毁得面目全非，甚至无法辨别道路与房屋。

有人在惊慌地哭喊，雅也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看。是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女子，她的头发也是灰色的。定睛一看，还有其他人。真是奇怪，此前那些人的身影根本没有进入雅也的视线，可见废墟的场景让人震惊到了何种程度。

中年女子注意到了雅也，便满脸是泥地跑过来。“我孩子在里面，请帮帮我！”

“在哪儿？”他开始向前跑。她指着砖瓦房顶完全塌落的房屋。窗框或断或弯，玻璃碎片四处飞舞，有一处已开始冒烟。

雅也觉得靠一己之力很难救人，便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顾得上伸出援手。雅也便用落在地上的木块一点点地清除压在房顶下的瓦砾。一直蹲在地上从缝隙往里看的女子突然高声喊道：“啊，那，是我的孩子，是孩子的脚！”

什么？正当雅也想往里看时，之前冒烟的地方突然蹿出了火苗。

“啊，啊，啊！”女子瞪大了眼睛惊叫着。火势迅速蔓延，刚才还能瞧见的地方已被完全掩盖。没有任何办法了。女子发出了怪兽般的叫声。地狱！雅也摇着头向后退去。

随后有些地方陆续开始起火。总也不见消防队员的身影，眼看着家人或财产被火舌吞噬，人们却束手无策。

水原家的正屋全毁了，但没有着火。雅也呆呆地走近。

舅舅被房梁压在底下，仰面倒地，一动也不动。

雅也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东西——从舅舅的上衣口袋里露出来的茶色信封。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舅舅身旁，蹲下，抽出了信封。

这样，借钱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他想着，看了一眼舅舅，不禁吓了一跳。舅舅睁着眼睛，正用混浊的眼球注视着他，嘴唇在动，似乎想诉说什么。

非理智的、近似本能的东西在驱使雅也行动。他毫不犹豫地捡起旁边的瓦砾，向舅舅的脑袋砸去，心中了无惧意。俊郎哼都没哼一声，就闭上了眼睛，额头裂开了大口子。

雅也站起身。在这里已无事可干了，反正这工厂和房子早已是别人的了。

他正想离开，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年轻女人。

### 3

她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的？在这儿干什么？雅也一无所知。但他确信，刚才自己的所作所为已被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看到了。

雅也注视着她。她看上去二十四五岁，身穿奶油色运动衣，或许是当睡衣穿的，没有化妆，长发束在脑后，瓜子脸，尖下巴，正睁着微微上翘的眼睛凝视着他，一动不动。

他一步步走近她。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就在这时，地面再一次摇晃起来。

雅也失去了平衡，当即双膝着地。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立在旁边的铁柱子倒了。不断传来周围的建筑物轰然倒塌的声音。他突然注意到不远处又发生了火灾，火势在迅速蔓延。

那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雅也四处张望，大火使周围烟雾弥漫，看不到远处。

有什么东西落到了雅也身旁。是咖啡店的招牌，里面带着照明灯。他抬头一看，倾斜的二层楼房耷拉着断开的电线。这里太危险！

他向南走去，脚上还穿着拖鞋。那边有所小学。

路面起伏，裂缝四处可见。道路两边是一片片倒塌的民居和建筑。火舌四处肆虐，人们在哭喊，整条街都在燃烧，却仍看不见消防队的踪影。雅也帮着救了几个人，但能保住生命的不到一半。每当碰到人们冰冷的手脚，他都感觉这是场噩梦。

终于出现的消防队员们望着眼前让人震惊的一片火海，同样束手无策。他们的灭火设备全无作用，手持不出水的灭火软管呆呆伫立，遭到了受灾群众的责骂。

“干什么呢，快……快灭火呀！房子不是在烧吗？”

“可、可没有水呀。”

“里面还有人呢，你们在干什么？”

就在消防队员和受灾者争论的时候，无数房屋被烧毁，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一路上目睹了太多这样的场景，雅也终于来到了小学的操场。校园里铺了蓝色的塑料布，从附近逃到这里的人都蹲在上面。

校园的角落里摆放着桌子，几个穿防寒服的男人在向受灾者发纸。雅也走到近前。

“受损情况怎样？”一个戴着防寒帽的中年男人看到他，问道。这人胳膊上佩着袖章，看来是消防员。

“住宅和工厂塌了。”

“有人受伤吗？”

“这个……”雅也思索片刻后答道，“舅舅死了，也许吧。”

中年男子只皱了一下眉头，点了点头。看来出现死亡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遗体呢？”

“没动。被压在房子下面。”

“哦。”那人又点了点头，把一张草纸递给雅也，“请写下你的住址和姓名。尽量把受害情况写详细。如果可以，再画上地图，还有已去世的人的情况。”

雅也借了根铅笔，离开那里，坐在塑料布边上，先在草纸上写下姓

名和住址。

把受灾情况大致写完后，又添上了舅舅米仓俊郎死亡的情况。他不得记得俊郎的住址及联系方式。

到了下午，雅也和消防员一起回到家中，去确认俊郎的遗体。和地震刚发生时一样，俊郎依然被压在房梁下。从额头流下的血已发黑凝结。

“真不幸。肯定是房顶塌落时被什么东西砸中了额头。”上了年纪的消防队员说。雅也默默地点点头。

“还有没有别人？”消防队员问。

“没有了，不过……”

“怎么了？”

“还有父亲的遗体，昨晚正在灵前守夜。”

“啊。”消防队员露出了意外的表情，随后微微歪了歪嘴，“如果不是地震的受害者，能往后推一推吗？要优先救助还活着的人。”

“可以。”雅也答道。

俊郎的遗体要被运到附近的体育馆。雅也一同去了，那里已运来了二十多具遗体。有些人悲痛地蹲在放在地上的遗体旁，像是死者家属。

警察逐一验尸。查看俊郎的尸体时，雅也接受了警察的询问。

“和工厂相连的正屋完全塌了。我当时在工厂里，所以没事。”

对于雅也的说明，警察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他们肯定已见过多具额头裂开的尸体。

“米仓先生有家人吗？”警察问。

“几年前离婚了。有一个女儿，结婚后去了奈良。”

“能和他女儿取得联系吗？”

“不好说。我先问问亲戚，估计问题不大。”

年长的警察似乎在思考什么，沉默片刻后开口道：“请你尽量想办法和他女儿联系上。如果还有别人可以认领遗体，那另当别论。”

“当然可以，可现在手头没有写着亲戚电话号码的本子，或许需要一段时间。”